

憶黃·蘇·周·三同學

張 坦

——蕃漢斷消息，死生長別離——

余屢緬懷平校民元畢業諸同學，前曾草一短文，登于四十二年六月份第十一期本刊，茲再補記黃鏐、蘇珊朝、周樹煌，三同學，以資存念！

年，這位青年工程家遽于民十五年，六年間，一病不起，時僅三十餘歲，「不幸周郎竟短命」，聞者莫不悼惜！

先是，京漢鐵路黃河鐵橋，一

黃、蘇、周，三同學，乃平校

直由外籍工程師莫里那多（意大利

高等法文班第一期畢業生，民二，

久，未嘗發生意外事故，厥功甚偉

設法文工程班一班，聘華南圭先生

聘用客卿，必須造就橋工專才，以

（華留學法國，回國後曾任交通部

作將來「取而代之」之準備，路政

我國工程界知名之耆宿）主持教務

當局有見及此，乃遴派黃鏐專駐黃

，他們三位為求深造，重復入校補

河鐵橋段內，實地工作，以增經驗

讀，孜孜用功，學業猛進，華極賞

時既久，對於保養該橋之技術方面

識之，稱為門下最得意的三高材生

，盡得其中之奧秘，民二十年左右

，迨畢業考試，名列第一、二、三

，莫里那多年老退職，黃即接替其

；嗣黃、蘇，仍回京漢路繼續實習

職務，深感責任重大，益加淬礪奮

，未幾，派為工務分段長，後俱升

發，凡莫里那多前所能做到的事，

工務總段長，周則改派隴海鐵路，

黃亦都能同樣做到，數年之中，從

亦任工務分段長之職，詎料天不假

容應付，未有聲險誤事，誠無忝厥

職矣，斯時，路上尙留有少數法比籍職員，初聞莫里那多之退職也，竊竊私議，以為：「如斯重要職務，非續聘外籍工程師擔任不可，若由華人接辦，必不能勝任愉快，將來恐有斷橋墜車之情事」，及聞黃接事後，績效卓著，其工事水準不在莫里那多之下，始則驚訝，繼則折服！向來西人多具優越感，輕視我國人，於此又獲得一例證。

抗戰前夕，黃、蘇皆調往雲南

箇碧鐵路服務，及日寇投降，夏光

宇先生奉命，接收平漢鐵路，亟亟

調集該路舊員，共策進行，當時迭

電箇碧路局請速送回黃、蘇二人，

詎對方只允黃一人回平漢，仍堅留

蘇在箇碧服務，洎大陸淪陷，兩人

則皆不及逃出鐵幕，至今音問莫通

，存亡未卜，唐人詩句云：「蕃漢

斷消息，死生長別離」，吾儕今日

之境，彷彿似之！

尤可貴者，他們三位學識優長

已如上述，而且均能持躬清正，淡泊自甘，平素不鄙阿諛逢迎，祇知

嚴守崗位，以盡天職，此種作風，殆即本刊常常所提之交大風乎？

筆至此，重憶故人，只有「側身西望長咨嗟」耳！

盡

盡

人

事

小 屯

三三期友聲「中庸」一篇謂「中庸」即「恰到好處」之意，甚為合理。因之也引起筆一點感想，來湊合幾句，一方面就正於諸位老學長，一方面向孫大哥交卷。

該篇文末謂：「『中庸之道』

是『真善美』的境界，永遠沒有達到的一天；不過『中庸』兩個字，却指出了一個着力的方向。」也就是說，我們做人做事都得確立一種標準，然後依着這個標準去做。至於成就如何，是另一回事；可是，如若根本沒有一個標準，一個方向，那麼，「盲人騎瞎馬」，莫非亂撞，更無從談成就了！

然而我們現社會中却普遍地有一個錯誤觀念，說：「辦不到的，何必去辦呢！」根本就否定了一「標準」一辭。其實，這就是一種變相

的自卑情結；於是，再演繹出去，就成爲：「人云亦云。」「人家也這樣做，你何必例外呢？」而其結果，就是「苟且因循，不思改進。」

舉幾個例來看看：

(一)對於工業建設，國人向有依賴外人的心裡；譬如本省同胞辦工廠，多數喜找日本技師；過去國人習慣，則在借重歐美「專家」(?)目前呢！則除美國人，似乎就不能談建設。這實在對我工程界是一大諷刺，對我們學工程的人，嚴重點說，簡直是一種侮辱。

固然，我們缺乏物資，缺乏長足的研究，設計和製造的經驗，缺乏管理大企業的經驗和人才。(前資委員某高級人士曾作此語，)但是，我們並不是完全無能的：外國機器拿來，我們也會安裝，試車和

生產；並於工作經驗中更會將原設計加以變更和改良。實例可謂俯拾即是：硫酸銹廠當年的安裝開工全部是國人，現在的擴充工程也全由國人在主持。煉油廠熱裂爐(The thermo-Cracking)，是自己試工完

成的。(三個洋人第一次試工後，因爲把管子燒壞，自覺赧顏就溜回去了!)這次的觸煤重組工場也是自己安裝，自己試工完成的。紙業公司各種紙張的改進，也都是自己研究改良的。公賣局新酒的釀造也都是自己做出來的。農業化工廠的溶濟提油廠等也全是自己攪成功的。以及糖業公司中間汁碳酸法之研究與實際應用之成功；鋁業公司電解電流效率之冠於世界鋁業界(90%以上，而美國之雷諾公司等亦僅8%左右而已。)在在均足以說明我國工程界是有人才的，祇要我們去發掘，去培養。沒有理由盲目地全要依賴外人。

(二)上一代行政機構中官僚積習，對公營事業機構之影響。外界對公營事業機構噴有煩言，歷時